

李劍國 輯校

唐五代傳奇集

第五冊

中華書局

李劍國 輯校

唐五代傳奇集

第五冊

中華書局



唐五代傳奇集第二編卷四十

封陟傳

裴 銅 撰

寶曆中，有封陟孝廉者^(一)，居於少室。貌態潔朗，性頗貞端，志在典墳，僻於林藪。探義而星歸腐草，閱經而月墜幽窗。兀兀孜孜^(二)，俾夜作晝。無非搜索隱奧，未嘗暫縱惕時日^(三)也。書堂之畔，景像可窺。泉石清寒，桂蘭雅淡。戲獐每竊其庭果，唳鶴頻棲於澗松。虛籟時吟，纖^(四)埃晝闕。烟鎖簞篁之翠節，露滋躑躅之紅葩。薜蔓衣垣，苔茸毯砌。時夜將午，忽飄異香酷烈，漸布於庭際。俄有輜輶自空而降，畫輪軋軋，直湊簷楹。見一仙姝^(五)，侍從華麗，玉珮敲磬，羅裙曳雲。體欺皓雪之容光，臉奪芙蓉之濯豔^(六)。正容斂衽而揖陟曰：「某籍本上仙，謫居下界。或遊人間五岳，或止海面三峰。月到瑤階，愁莫聽其鳳管；蟲吟粉壁，恨不寐於鴛衾。燕浪語而徘徊，鸞虛歌而縹緲。寶瑟休泛，虬觥懶斟。紅杏豔枝，激含嘖於綺殿；碧桃芳萼^(七)，引凝睇於瓊樓。既厭曉粧，漸融春思。伏見郎君坤儀濬潔^(八)，襟量端明，學聚流螢，文含隱豹，所以慕其真樸，愛以^(九)孤標，特謁光

容，願持箕箒，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？」陟攝衣朗燭，正色而坐，言曰：「某家本貞廉，性唯孤介，貪古人之糟粕，究前聖之指歸。編柳苦辛，燃糠(二〇)幽暗，布被糲食，燒蒿茹藜，但自固(二一)窮，終不斯濫，必不敢當神仙降顧。斷意如此，幸早迴車。」妹曰：「某乍造門牆，未申懇迫，輒有詩一章奉留，後七日更來。」詩曰：「謫居蓬島(二二)別瑤池，春媚烟花有所思。爲愛君心能潔白(二三)，願操(二四)箕箒奉屏幃。」陟覽之，若不聞。雲輶既去，窗戶遺芳，然陟心中不可轉也。

後七日夜，妹又至，騎從如前時。麗容潔服，豔媚巧言，人(二五)白陟曰：「某以業緣遽縈，魔障歛(二六)起，蓬山瀛島，繡帳錦宮，恨起紅茵，愁生翠被。難窺舞蝶於芳草，每妬流鶯於綺叢，靡不雙飛，俱能對時。自矜孤寢，轉惜空閨。秋却銀缸，但凝眸於片月；春尋瓊圃，空抒(二七)思於殘花。所以激切前時，布露丹懇，幸垂採納，無阻精誠。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？」陟又正色而言曰：「某身居山藪，志已顛蒙。不識鉛華，豈知女色。幸垂速去，無相見尤。」妹曰：「願不貯其深疑，幸望容其陋質。輒更有詩一章，後七日復來。」詩曰：「弄玉有(二八)夫皆得道，劉綱(二九)兼室盡登仙。君能仔細窺朝露，須逐雲車拜洞天。」陟覽，又不迴意(三〇)。

後七日夜，妹又至。態柔容冶，靚衣明眸。又言曰：「逝波難駐，西(三一)日易頹；花木

不停，薤露非久。輕漚泛水，只得逡巡；微燭當風，莫過瞬息。虛爭意氣，能得幾時。恃賴^(三三)韶顏，須臾槁木。所以君誇容鬢，尚未凋零，固止綺羅，貪窮典籍。及其衰老，何以任持？我有還丹，頗能駐命，許其依托，必寫襟懷。能遣君壽倒三松^(三三)，瞳方兩目^(三四)，仙山靈府，任意追遊。莫種槿花，使朝晨而騁豔；休敲石火，尚昏黑^(三五)而流光。「陟乃怒目而言曰：「我居書齋，不欺暗室。下惠爲證，叔子爲師。是何妖精，苦相凌逼，心如鐵石，無更多言。儻若遲迴，必當窘辱。」侍衛諫^(三六)曰：「小娘子迴車。此木偶人，不足與語。況窮薄當爲下鬼，豈神仙配偶耶？」姝長吁曰：「我所以懇懇^(三七)者，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。況此時一失，又須曠居六百年，不是細事。於戲！此子大是忍人。」又留詩曰：「蕭郎^(三八)不顧鳳樓人，雲澀^(三九)迴車淚臉新。愁想蓬瀛歸去路^(四〇)，難窺舊苑^(四一)碧桃春。」乃云：「好住，好住，無異日追悔^(四二)。」輜駟出戶，珠翠響空，泠泠簫笙，杳杳雲露^(四三)。然陟意不易。

後^(三四)年，陟染疾而終，爲太山所迫。東以大鎖，使者驅之，欲至幽府。忽遇神仙騎從，清道甚嚴，使者躬身於路左，曰：「上元夫人遊太山耳。」俄有仙騎，召使者與囚俱來。陟至彼，仰窺金輅^(三五)，乃昔日求偶仙姝也，但左右彈指悲嗟。仙姝遂索追狀，曰：「不能於此人無情。」遂索大筆判曰：「封陟性^(三六)雖執迷，操惟堅潔，實由樸慙，難責風情。宜

更延一紀。」左右令陟跪謝。使者遂解去鐵鎖，曰：「仙官已釋，則幽府無敢追攝。」使者却引歸，良久蘇息。後追悔昔日之事，慟哭自咎而已。（據中華書局版汪紹楹點校本《太平廣記》卷六八引《傳奇》校錄）

〔一〕有封陟孝廉者 《醉翁談錄》已集卷二《封陟不從仙姝命》作「封陟，字少登」。按：此當為宋人增飾之詞，非原文所有，正如《醉翁談錄》癸集卷二《李亞仙不負鄭元和》所稱「字亞仙，舊名一枝花」者也。

〔三〕兀兀孜孜 《古今說海》說淵部別傳十四《少室仙姝傳》、《豔異編》卷四《少室仙姝傳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戊集九《少室仙姝》作「矻矻孜孜」。

〔三〕未嘗暫縱愒時日 「愒」原譌作「揭」，據《四庫》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改。愒，曠費時間。孫校本作「未嘗暫縱日於時餉」。按：時餉，謂短時間。蔣禮鴻《敦煌變文字義通釋》第五篇《釋情貌》：「王昭君變文：『若道一時一餉，猶可安排；歲久月深，如何可度？』……維摩詰經講經文：『便須部領衆人行，不要遲疑住時餉。』葉淨能詩：『不經時向中間，張令妻即再甦息。』……『時餉』、『時向』就是『一時一餉』的省說。『餉』和『向』，當以前者為本字；『一餉』就是吃一頓飯的時間。」。

〔四〕織 《說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擬」。

〔五〕妹 孫校本、《說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譌作「妹」，《說海》《四庫》本改作「姝」。《說海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下文皆作「姝」。

〔六〕濯豔 原作「豔冶」，據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改。

〔七〕萼 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藻」。

〔八〕坤儀潛潔 孫校本、《豔異編》「坤」作「神」，《會校》據孫校本改。《說海》《四庫》本改作「丰」。按：坤儀，儀表，非謂母儀。《漢語大詞典》釋云：「相術家以地上的五嶽、四瀆比喻人的五官及臉上各部位，故稱人的容貌儀表爲「坤儀」。」引《傳奇·封陟》爲例。《綠窗新話》卷上引《傳奇》（題《封陟拒上元夫人》）「潛」作「清」。

〔九〕以 《豔異編》作「此」。

〔一〇〕燃糠 「糠」原譌作「柏」，據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四庫》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改。按：《南齊書》卷五四《高逸傳》載，顧歡「躬耕誦書，夜則燃糠自照」。

〔一一〕固 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困」。

〔一二〕島 《醉翁談錄》作「岳」。

〔一三〕爲愛君心能潔白 《醉翁談錄》作「久稔高名先德望」。

〔一四〕操 《類說》卷三二《傳奇·封陟》作「持」。

〔一五〕人 明鈔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又」，《會校》據明鈔本改。

〔二六〕歛 原譌作「剡」，據孫校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改。

〔二七〕杼 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杼」。杼，通「杼」。

〔二八〕有 《醉翁談錄》作「與」。

〔二九〕劉綱 原譌作「劉剛」，據《四庫》本、《類說》、《醉翁談錄》、《萬首唐人絕句》卷六四上元夫人《贈封陟》、《全唐詩》卷八六三上元夫人《贈封陟》改。按：劉綱，漢代仙人，妻樊夫人。事見《神仙傳》卷六《劉綱》、《樊夫人》。

〔三〇〕迴意 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過意」。按：《醉翁談錄》作：「觀其詩了，陟又曰：『《詩》云：「娶妻如何？匪媒不得。』《易》曰：「君子非幣之交不親。』其所以然者，正欲名分之正也。今輒與仙姝講好，人其謂我何？毋勞再三。』」此為增飾之詞。

〔三一〕西 《綠窗新話》作「紅」。

〔三二〕賴 原譌作「頑」，據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改。《廣記》《四庫》本作「此」，乃妄改。

〔三三〕能遣君壽倒三松 「遣」孫校本作「遣」。「倒」原作「例」，誤，據《紺珠集》卷一一《傳奇·壽倒三松》、《類說》、《孔帖》卷一〇〇引《太平廣記》、《海錄碎事》卷九下引《傳奇》、《永樂大典》卷一九六三六引《太平廣記》改。按：張邦基《墨莊漫錄》卷五亦云：「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，而介甫詩則無有也。予謂介甫詩亦為用之，比子瞻差少耳。如《酬王賢良松》詩云：「世傳壽可三松倒，此語難為常人道。』」壽倒三松見裴鋼《傳奇》。陸佃《埤雅》卷六《烏》：「舊說烏性極壽，三鹿死後能

倒一松，三松死後，能倒一鳥。」倒，倒下，指死亡。

〔三四〕瞳方兩目 《大典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「方」作「芳」，誤。按：道教謂仙人爲方形瞳孔。《雲笈七籤》卷一九引《老子中經》：「故百歲之人黃頭髮，二百歲之人兩顙起，三百歲之人萬物耳，四百歲之人面縱理，五百歲之人方瞳子，六百歲之人脅肋胼，七百歲人骨體填，八百歲之人腸爲筋，九百歲之人延耳生，千歲之人飛上天，上謁上皇太一，爲仙真。人重瞳子，故能徹視八方，食芝服丹，即不老。」葛洪《神仙傳》卷一〇《李根》：「時年計根已七百餘年也。又太丈說根兩目瞳子皆方。按仙經說，八百歲人瞳子方也。」

〔三五〕黑 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墨」。

〔三六〕諫 孫校本作「謂妹（妹）」，《綠窗新話》作「謂妹」。

〔三七〕懇懇 孫校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只一「懇」字。《類說》作「懇禱」。《醉翁談錄》作「致懇」。

〔三八〕郎 《類說》作「君」。

〔三九〕澀 《類說》、《四庫》本作「漢」。

〔四〇〕愁想蓬瀛歸去路 「想」《類說》、《唐人絕句》、《醉翁談錄》作「殺」，「瀛」《醉翁談錄》作「萊」。

〔三一〕苑 《廣記》、《四庫》本作「院」。

〔三二〕乃云好住好住無異日追悔 此十一字原無，據《類說》補。又《施注蘇詩》卷二九《介亭餞楊傑次公》

注引《傳奇·封陟傳》：「仙姝謂陟曰：『好住，好住，無異日追悔。』」《醉翁談錄》作：「又曰：『好留住，他日相逢，悔之已暮。』」

〔三〕 露 《四庫》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路」。按：作「雲露」不誤，《張燕公集》卷二一《鄆國長公主神道碑》：「降恩禮於雲露，寫哀詞於金石。」《白氏長慶集》卷一九《秋房夜》：「雲露青天月，漏光中庭立。」

〔四〕 三 《綠窗新話》作「二」。

〔五〕 金輅中 此三字原無，據《類說》、《醉翁談錄》補。

〔六〕 性 原譌作「往」，據《類說》、《醉翁談錄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改。

按：《施注蘇詩》卷一四《芙蓉城》注引裴劂（劂）《封陟傳》：「雲駟既去，臆戶遺芳。」又卷二九《介亭餞楊傑次公》注引《傳奇·封陟傳》：「仙姝謂陟曰：『好住，好住，無異日追悔。』」所據非《類說》節文，乃原書，可證《傳奇》各篇題目皆有「傳」字也。

《新編醉翁談錄》己集卷二《封陟不從仙姝命》係節文，文句與《廣記》、《類說》頗異，平易乏辭采，且有增益之詞。封陟故事宋代市井流傳，宋官本雜劇段數有《封陟中和樂》（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一〇），頗疑此乃據宋代民間話本節錄。

《古今說海》說淵部別傳十四據《廣記》採入，改題《少室仙姝傳》，後又收入《豔異編》卷四、

《逸史搜奇》戊集九，後書題去「傳」字。《舊小說》乙集亦收入。

薛昭傳

裴 鏞 撰

薛昭者，元和末^(一)爲平陸尉，以氣義自負^(二)，常慕郭代公、李北海之爲人^(三)。因夜直宿，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，與金而逸之，故縣聞于廉使，廉使奏之，坐謫爲民于海康^(四)。敕下之日，不問家產，但荷銀鐙^(五)而去。有客田山叟者，或云數百歲矣，素與昭洽^(六)，乃賣酒攔道而飲餞之，謂昭曰：「君義士^(七)也，脫人之禍，而自當之，真荆、聶之儔也，吾請從子。」昭不許，固請乃許之。至三鄉，夜，山叟脫衣賞^(八)酒，大醉其左右^(九)，謂昭曰：「可遁矣。」與之攜手出東郊，贈藥一粒，曰：「非唯去疾，兼能絕穀^(一〇)。」又約曰：「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，可且暫匿，不獨逃難，當獲美妹。」

昭辭行，過^(二)蘭昌宮，古木修竹，四合其所。昭踰垣而入，追者但東西奔走，莫能知踪矣。昭潛于古殿之西間。及夜，風清月皎，見階前^(三)有三美女，笑語而至，揖讓升于花茵，以犀杯酌酒而進之。居首女子酌之曰：「吉利吉利^(三)，好人相逢，惡人相避。」其次曰：「良霄^(四)宴會，雖有好人，豈易逢耶？」昭居窗隙間聞之，又誌田生之言，遂跳出曰：「適

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耶，昭雖不才，願備好人之數。」三女愕然，良久曰：「君是何人，而匿于此？」昭具以實對。乃設座于茵之南，昭詢其姓字，長曰雲容，張氏(二五)，次曰鳳臺，蕭氏，次曰蘭翹(二六)，劉氏。欲將酣，蘭翹命骰子，謂(二七)女曰：「今夕佳賓相會，須有匹偶，請擲骰子，遇采強者，得薦枕席。」乃遍擲，雲容采(二八)勝。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，又持雙盃而獻曰：「真所謂合巹矣。」昭拜謝之。

遂問夫人何許人，何以至此，容曰：「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，妃甚愛惜，常令獨舞《霓裳》於繡嶺宮，妃贈我詩曰：『羅袖動香香不已，紅蕖裊裊秋煙裏(二九)。輕雲嶺上(三〇)乍搖風，嫩柳池邊(三一)初拂水。』詩成，明皇(三二)吟詠久之，亦有繼和，但不記耳。遂賜雙金扼臂，因此寵幸愈於群輩。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，予獨與貴妃得竊聽。亦數侍天師茶藥，頗獲天師憫之。因閑處，叩頭乞藥，師云：『吾不惜，但汝無分(三三)，不久處世，如何？』我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，曰：『汝但服之，雖死不壞，但能大其棺(三四)，廣其穴，含以真(三五)玉，疏而有風，使魂不蕩空(三六)，魄不沉寂(三七)，有物拘制，陶出陰陽，後百年(三八)，得遇生人交精之氣，或再生，便爲地仙耳。』我没蘭昌之時，同輩(三九)具以白貴妃，貴妃恤之，命中貴人陳玄造(四〇)受其事，送終之器，皆得(四一)如約。今已百年矣，仙師之兆，莫非今宵良會乎？此乃宿分，非偶然耳。」昭因詰申天師之貌，乃田山叟之魁

梧也。昭大驚曰：「山叟即天師明矣，不然，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？」又問蘭、鳳二子，容曰：「亦當時宮人有容者，爲九仙媛所忌，毒而之死，藏吾穴側。與之交游，非一朝一夕耳。」

鳳臺請擊席而歌，送昭、容酒，歌曰：「臉^(三三)花不綻幾含幽，今夕^(三三)陽春獨換秋。我守孤燈^(三四)無白日，寒雲隴^(三五)上更添愁。」蘭翹和曰：「幽谷啼鶯整羽翰，犀沉玉冷自長歎^(三六)。月華不忍^(三七)扃泉戶，露滴松枝一^(三八)夜寒。」雲容和曰：「韶光不鑿^(三九)分成塵，曾餌金丹忽有神^(四〇)。不意薛生攜舊律^(四一)，獨開幽谷一枝春。」昭亦和曰：「誤入宮垣漏網人^(四二)，月華靜^(四三)洗玉階塵。自疑飛到蓬萊頂^(四四)，瓊豔^(四五)三枝半夜春。」詩畢，旋聞雞鳴，三人曰：「可歸室矣。」昭持其衣，超然而去。初覺門戶至微，及經闕，亦無所妨。蘭、鳳亦告辭而他往矣。

但燈燭熒熒，侍婢凝立，帳幄綺繡，如貴戚家焉。遂同寢處，昭甚慰喜，如此覺^(四六)數夕，但不知昏旦。容曰：「吾體已蘇矣，但衣服破故，更得新衣，則可起矣。今有金扼臂，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。」昭懼不敢去，曰：「恐爲州邑所執。」容曰：「無憚，但將我白絹^(四七)去，有急即蒙首，人無能見矣。」昭然之，遂出三鄉貨之，市其衣服。夜至穴，則^(四八)容已迎門而笑，引入曰：「但啓櫬，當自起矣。」昭如其言，果見容體已生。及回顧帷帳，但一大

穴，多冥器^{〔四九〕}服玩金玉，唯取寶器而出。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，至今見在，容鬢不衰，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耳^{〔五〇〕}？申師名元也^{〔五一〕}。（據中華書局版汪紹楹點校本《太平廣記》卷六九引《傳記》校錄，明鈔本作《傳奇》）

〔一〕元和末 前原有「唐」字，今刪。南宋溫豫《續補侍兒小名錄》引裴鏞《薛昭傳》作「元和中」，無「唐」字。

〔三〕負 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古今說海》說淵部別傳四十七《薛昭傳》、《豔異編》卷四仙部《薛昭傳》、秦淮寓客《綠窗女史》卷一〇神仙部仙姬門《薛昭傳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丁集八《薛昭》、《才鬼記》卷五《張雲容》（末注《傳奇·薛昭傳》）、《情史類略》卷二〇《張雲容》作「喜」。

〔三〕人 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作「心」。《說海》《四庫》本改作「人」。

〔四〕海康 原作「海東」，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類說》卷三二《傳奇·薛昭》、南宋周守忠《姬侍類偶》卷上引《傳奇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、《山堂肆考》卷七九《節義自許》作「海康」。按：唐地名無海東而有海康縣，雷州治所，即今廣東海康市。據明鈔本等改。

〔五〕銀鑰 「銀」原譌作「銀」，據《四庫》本及《才鬼記》改。按：銀鑰，鐵鎖鏈。

〔六〕或云數百歲矣素與昭洽 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作「或云數百歲，時來，平生正與昭洽」，孫校本同，「生」譌作「陸」。《情史》作「或云數百歲人，平日與昭契洽」。

〔七〕士 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作「夫」。

〔八〕賁 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作「易」。賁，買也。

〔九〕大醉其左右 「其」原作「屏」，據明鈔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改。按：左右指押解薛昭去海康之差吏，田山叟賁酒醉之，故下文云「可遁矣」。

〔一〇〕絕穀 明鈔本、《姬侍類偶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作「去食」，孫校本作「却食」。

〔一一〕過 明鈔本、孫校本、《姬侍類偶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作「遇」。

〔一二〕前 《姬侍類偶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作「間」。

〔一三〕吉利吉利 《類說》作「吉吉利利」。

〔一四〕宵 《四庫》本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、《太平廣記鈔》卷九作「宵」。宵，通「宵」。

〔一五〕雲容張氏 《廣記》卷三三引五代杜光庭《仙傳拾遺·申元之》（《三洞群仙錄》卷一〇亦節引）、《真仙通鑑》卷三九《申元之》作「趙雲容」。按：《仙傳拾遺》雲容事取自《傳奇》而稱姓趙，疑杜光庭或《廣記》誤書姓氏。《真仙通鑑》所載乃取自《廣記》卷三三。

〔二六〕蘭翹 《紺珠集》卷一一《傳奇·絳雪丹》作「翹翹」，疑誤。

〔二七〕二 原譌作「三」，據《四庫》本、《小名錄》、《姬侍類偶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改。

〔二八〕采 《類說》、《小名錄》作「數」。

〔二九〕紅葉裊裊秋煙裏 《醉翁談錄》已集卷二《薛昭娶雲容爲妻》「裊裊」作「照水」，《小名錄》「秋」作「青」。

〔三〇〕上 《全唐詩》卷八九九楊貴妃《阿那曲》作「下」。

〔三一〕嫩柳池邊 《類說》「池」作「堤」，《全唐詩》卷八九九「邊」作「塘」，《醉翁談錄》「池邊」作「柳池」。

〔三二〕明皇 《類說》、《小名錄》、《姬侍類偶》、《說海》、《豔異編》、《綠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、《才鬼記》、《情史》均作「皇帝」。按：皇帝即指明皇。

〔三三〕無分 《小名錄》作「無今日之分」。

〔三四〕棺 《小名錄》作「壙」。按：《仙傳拾遺》、《真仙通鑑》作「棺」。壙，墳墓，與下文「穴」意同，作「壙」誤。

〔三五〕真 《群仙錄》引《仙傳拾遺》、《真仙通鑑》作「珠」。

〔三六〕空 《廣記》引《仙傳拾遺》作「散」。

〔三七〕沉寂 《廣記》引《仙傳拾遺》作「潰壞」，《群仙錄》作「淪駢」，《真仙通鑑》作「淪涓」。